

中国华侨出版社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吴景略 著

中华 棋圣 吴清源

中华棋圣吴清源

吴景略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190号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中华棋圣吴清源

吴景略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华昌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195千字 9.25印张 2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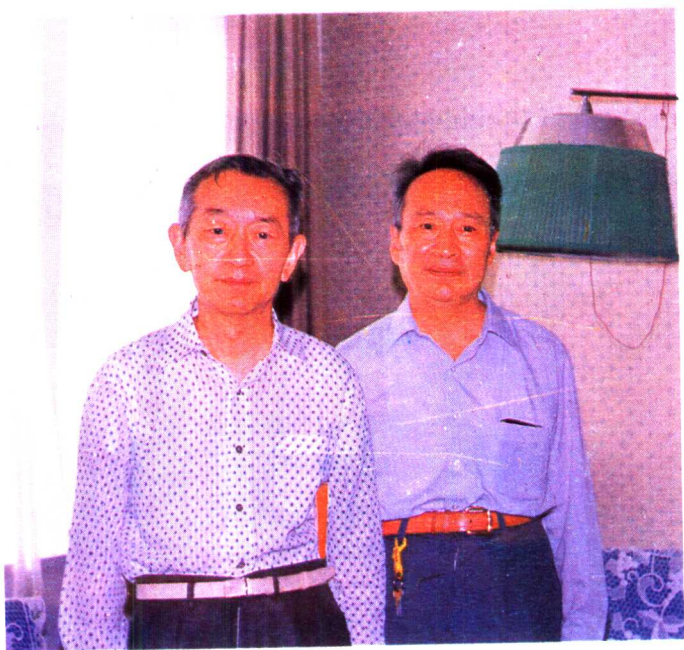
版 次 199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300册

书 号 ISBN 7-80074-565-1/K·19

定 价 4.70元



吴清源（前）与其二哥、本书作者吴景略



吴清源在棋盘前

1973年 8 月于日本

引 言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东京的《读卖新闻》上刊登了一系列题为“我的世界”的文章，内容是各界名人的身世。这些名人有工业家松下幸之助，画家东山魁夷，围棋名手吴清源等九人。吴清源的身世是由读卖新闻社的编辑田川五郎执笔，以他与吴清源对话的形式发表的。这篇对话连续刊登二十三天。在最后一天，吴清源透露，来年他年届七十，将正式宣布从棋坛引退。

吴清源引退的消息传出以后，日本各界名流一百五十余人发起为他举行七十寿辰与光荣引退庆祝宴会。发起人中包括岸信介、福田纠夫、铃木善幸、河本敏夫、西园寺公一、宇都宫德马、稻山嘉宽等自民党的要人。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东京大仓饭店的大厅中，聚集了一千三百余人，参加为吴清源举行的庆祝他七十寿辰及光荣从棋坛引退的盛大宴会。到会的有政界要人、工商业巨子、棋界名手以及其他各界名流。吴清源在会上答谢大家的盛意，并表示在引退后要为世界和平与中日友好作出微薄贡献。东京白水出版社当场发行他的回忆录《以文会友》。

日本各界人士之所以为吴清源举行这样隆重的引退仪式，是因为吴清源对围棋的贡献确实巨大，即使不是绝后，

也可以说是空前的。他在一九二八年十四岁从北京去东京，到七十岁引退，在日本棋坛纵横五十八年，创下无数辉煌的记录。纵观他的一生，对局七百九十五次，胜五百三十局，败二百四十局，和二十五局，得胜的百分比极高，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虽然他从来没有获得什么棋赛头衔，而且在引退前二十多年间几乎和隐士一般，很少出头露面，但是在三十年代和四、五十年代，他在日本棋坛横扫三军、无人能挡的雄风，至今仍为日本棋界人士津津乐道。日本围棋评论家三堀将说：“吴清源的历史就是昭和时代的围棋史，抛开吴清源，便不能谈昭和围棋史。”因为吴清源在围棋上所作的贡献，一九八七年日本政府特别授给他三等旭日勋章一枚。

吴清源在日本的名声已经超出棋界。三十年代一个日本人曾对我说：“日本人有不知道蒋介石的，没有人不知道吴清源的。”这话有些言过其实，但说明他在日本的名声确是家喻户晓的。可惜的是在他出生的中国，除了棋界人士之外，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虽然他发迹在日本，起步却是在中国。日本著名文学家川端康成说：“二百年前或一千年前，中国的围棋智慧已经闪亮发光，在没有围棋天才传统的国土中，不会凭空出现吴清源这样的天才。”的确，清源像移植海外的一棵傲霜的淡雅菊花，他的成就则是炎黄子孙的智慧在海外的熠熠发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他的传记写出，介绍给国人的缘故。作为手足之兄，我亦把这当作一种责任。

目 录

引 言	1
一、悠悠身世	1
二、幼年家教	3
三、神童学棋	7
四、家道衰微	13
五、突现生机	17
六、雁影东飞	21
七、赴日途中	28
八、闯关夺帅	34
九、首遇强敌	42
十、角力拼搏	45
十一、渐入佳境	51
十二、勇攀高峰	54
十三、锐意求新	58
十四、惊人一着	61
十五、求索人生	67
十六、卷入漩涡	70
十七、东渡探亲	74
十八、游览东京	82

十九、各行其道·····	89
二十、加入日籍·····	93
二十一、绝艺骑行·····	98
二十二、执棋再战·····	108
二十三、伪都之行·····	110
二十四、著文之谜·····	114
二十五、神交心许·····	121
二十六、围棋哲理·····	125
二十七、十局辉煌·····	130
二十八、头衔战录·····	140
二十九、宗教良缘·····	144
三十、战争阴影·····	148
三十一、沉迷巫道·····	155
三十二、坎坷再战·····	164
三十三、艰辛鏖战·····	174
三十四、痛定思痛·····	181
三十五、晋升九段·····	184
三十六、重战桥本·····	187
三十七、一决雌雄·····	190
三十八、访问台湾·····	195
三十九、横扫棋坛·····	199
四十、乡情如旧·····	202
四十一、棋运尽矣·····	209
四十二、宣告引退·····	213
四十三、殊途同归·····	221

附 录

吴景略自述——我的经历·····	234
结束语·····	283
编后记·····	285

一、悠悠身世

清源弟弟是在一九一四年生于福州的。当时，我们吴家是福州城内的一个大家族。祖父吴维贞曾做过清朝的道台，后来辞官经营盐业，承包福建省的盐运。吴清源出生时，闽江泛滥，大水流进房屋，母亲是用两张八仙桌并在一起作床，在那上面生下他的。算命的说，他命中带水，故此起名叫“泉”。虽然这说法不可信，但是他的性格的确有一点像水。他对围棋下工夫，真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一生对围棋的执著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劲头。

父亲兄弟五人，并非一母所生。父亲是庶出，年纪最小。祖父死后，父亲兄弟争分家产，各自另立门户。四伯父吴伯箴最有才干。他接替祖父的事业，经营盐务。辛亥革命以后，改设钱庄，成为金融家。他兴趣广泛，喜爱种菊，曾培育出很多名种。他擅长书法及雕刻，也喜好围棋。福州鼓山庙中大雄宝殿前的一副大对联，就是他的手笔。对于园林设计，他也爱好。他把祖父遗留下的宅第，重新改建，种植树木，挖掘池塘，号称“半野轩”。他的次子吴宪，是中国第一代的生物化学家，许多当代的生物化学家都是他的弟子。吴家子弟在美国得博士学位的有十六人之多。吴清源生

在这样的门庭之中，自有他得天独厚之处。

外祖父张元奇，是清朝的翰林，当过御史，曾经因为弹劾三贝子载振娶女戏子杨翠喜而出名。他弹劾载振以后，被贬出北京，外放到湖南常德做知府。传说，当京官没有油水，他故意弹劾权势人物，于是得到机会外放。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十万银两，但是他在京津两地购置有房产，还购买开滦矿务局和启新洋灰公司等大企业的股票。辛亥革命以后，因为和总统徐世昌是同科进士，又出任东三省巡按使。

母亲张舒文，是外祖父的长女。生在翰林之家，多少念过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外祖父去常德、奉天就任期间，把母亲带在身边。她曾在奉天女子师范学堂短期学习过。父亲和母亲结婚时是十七岁，母亲比他大三岁。父亲结婚后不久，就去日本留学，在东京法政大学法律科学学习。

父亲在东京大半天花在学下围棋上，用在读法律上的精力不多，因为他从日本带回来的书籍只有棋谱，没有什么有关法律的书。法律科两年毕业。父亲毕业回国以后，就带全家六口从福州来到北京。六口人是祖母、母亲以及我们兄弟三人。那时正是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要做皇帝，皇帝的梦没有做成，一命呜呼。他死去以后，他的政治集团分裂为两大派，一个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另一个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安福系里面有许多福州人身居要职，如曾毓隽、梁鸿志等人。外祖父在其中也有一些影响力。

父亲到北京以后，凭借外祖父的关系，在平政院当上一名科员。平政院是类似检察院的机关，是一个清水衙门。父亲的薪金每月一百元。

二、幼年家教

我们住在西城大酱坊胡同里一所中等大小的四合院。对面同样大小的四合院住着一位律师，叫汪有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逮捕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史良等七人，报纸上登载，汪有龄曾义务出庭为他们辩护。

当时我们家庭的生活水平是属于中等的。四合院分为里院和外院。里院有正房五间，父亲、母亲、祖母和我们兄弟三人住在那里。厢房东西各三间，东厢房是客房和存放书籍的地方，西厢房是女佣人的住房。外院对着里院正房的是门房、客厅、书房。东厢房后面是厨房、车房、和贮藏室。佣人之中有看门人、厨师、车夫、女佣人等七八人。当时物价很低，佣人的工钱一般是每月两元至四元。

对门汪有龄律师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许多。除了佣人比我们多外，还安装有电灯、电话，并有马车和汽车。房间都改装成西式的。我们只装有电话，有一辆人力车。

我们这样的生活每月需要二百元左右。父亲的薪金每月只有一百元，而且经常积欠不发，生活只靠分得的遗产来维持。

母亲先后生了九个孩子，四个男的，五个女的。夭折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剩下我们兄弟三人和三个妹妹。清源弟排行第三。

父亲不管家务，每天下班以后，在家中客厅读书练字。母亲主管一切。外祖母和大舅都抽吸鸦片，母亲也被染上，每天晚睡晚起，没有时间和精力注意我们兄弟和妹妹的生活与健康。

我们兄弟是不准出大门去和邻居的小孩玩耍的，只能在院里面活动。一九一六年天津发大水，外祖父一家从天津逃到北京，租赁我们旁边一所四合院住下。外祖父家有我们许多表兄弟，一时热闹起来。我整天和他们一起奔跑玩耍，但清源弟岁数太小，不能和他们一起玩闹。天津大水退下之后，外祖父又搬回天津，于是我们的生活又沉寂下来。

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战争发生，怕败兵进城行凶抢劫，母亲带我们兄弟三人到天津外祖父家。那是我们兄弟第一次离开北京，也是第一次乘坐火车。

天津的外祖父家座落在英租界十七号路，正对着清朝大学士那桐的圆顶大楼。外祖父家有三座楼，楼和楼之间的院子很宽敞，有花圃和葡萄架。前几年在北京一起玩耍的表兄弟又聚集在一起，每天我和他们东跑西奔，玩得很痛快。清源弟这时四五岁，与表兄弟们岁数相差较多，加上他天性不好动，因此仍不能和表兄弟们凑到一起玩耍。

这次在天津外祖父家暂住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兄弟三人住的楼房后面有一片空场，英国人常在那里枪杀马。那些马都是在赛马场跑输的马，主人一发火，就拉到这里把它枪毙。

外祖父家的大门前大街的南头有一条河，叫墙子河。河上不断有运砖的船只往来。我们常跑到河边看船夫摇橹，觉得很新奇。一个大船，装载许多砖，摆动小小的橹就能叫船前进。这在北京家门口没有见到过。

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桥对面是一片养牛场，气味不好闻，我们就没有过河到那边去发现新天地。

天津夏季比北京热，夜晚表姐和小姨们在临街的洋台上乘凉谈天，我们有时也跑到她们中间听她们闲谈。

直皖战争很快结束了，八月中旬母亲带我们兄弟三人回到北京家中，生活又静如死水，只在逢年过节时热闹一番。偶尔客人来打牌，也热闹通宵半夜。新年或亲友家中有喜庆事，母亲带我们兄弟三人去拜年拜寿，也稍稍增添一点生活的情趣。

当我们兄弟达到学龄时，本应当让我们像邻居或亲友的小孩一样去上小学，但父亲和母亲认为在外面的小学里学不到什么，反倒容易学坏，不叫我们去上学。父亲虽然在日本留学两年，却没有接受日本维新的思想，坚持施行他早年所受的教育，聘请一位私塾先生，教我们念启蒙的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杂集。以后就开始念四书、书经、诗经、史记、左传、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等。我们嘴上念心里不懂的书，就必然要死记硬背，像小和尚念经一样。那时清源弟才五岁，也和我与大哥一起关在书房里从早到晚大声背诵。

父亲每天晚上还要亲自考察，叫我们把当天念的书背诵给他听。背诵出来便罢，背诵不出来，就叫回书房重念，不准去睡觉，直到背诵出来为止。如果一两次都还背不上来，

就要挨板子。当时对我们来说，读书是一件受罪的事。

我们每天被关闭在书房里，不见天日，很少活动，故此我们兄弟身体都很瘦弱，尤其是清源弟。但是对于清源弟这种教育却为他打下汉学的基础，特别是四书，对他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三、神童学棋

当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军阀需要的是能为他们卖命，或是能为他们横征暴敛的人，或是能为他们勾结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而借来外债的人。父亲没有这几种本事，故此不能在官场中混下去，但又要维持中等生活水平，因此坐吃山空，不得不为前途忧虑。

大概父亲和母亲发觉光读古书不合乎潮流，突然思想转变，准备叫大哥报考中学。恰巧这时私塾先生不知因为什么事故辞退，请来一位交通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教大哥英文和数学，我和清源弟也借这机会一起学习。

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父亲在官场中失去了依傍。他意气消沉，不去平政院上班，也不外出和人交往，更没有心思管我们读书。在百无聊赖时，他把我们兄弟三人招到身边，教我们下军棋。玩过几次之后，因为太简单，我们对军棋不感兴趣，于是父亲自己编造一个陆军大战棋。这陆军大战棋子数很多，我们父子一局棋能消磨一个早晨。

这陆军大战棋是以围棋的棋盘作棋盘，为了增加花样，父亲把围棋的棋子拿来摆在棋盘上作为地形。这样，我们就